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十二輯

沈雲龍主編

戊戌政變記（丁酉重刊）

梁啟超著

文海出版社  
有限公司印行

梁啓超著

戊戌政變記

梁啓超著

戊戌政變記

## 重印戊戌政變記序

張君勳

嗚呼！吾國海禁之開，遠自明代十字會教士之東來，近自鴉片之戰與圓明園之役。既受外力侵入，且辱國喪師，然冥然罔覺，酣睡如故。及至甲午，大敗於日本，於是全國乃有呼號奔走之人，造成戊戌維新之局。其間，自戊戌上溯明之萬曆，已三百餘年；自廣東焚燒鴉片烟之日計之，爲時又五十年。以視日本於一八六五年，各國需求開港，迄一八七一年，則廢藩置縣，還政天皇，時僅六載，而維新大業告成。夫中日兩國同受欺凌，一則翻然改圖，如彼其速；一則如癱瘓之人，偃息床第，其故果安在哉？

我以爲文化之於一國，猶年齡之於一身，人當少時，感覺靈敏，易受新知，見顏色之紅或綠，玩物之動或飛，驚爲神奇，或要求購置，或自己製作。更以體力精壯，奔馳遠走，尤勇於進取冒險，或雖赴湯蹈火，以身嘗試，所不辭焉。其既老也，精力衰墜，耳聾目眩，手疲足麻。飽經世變，蹈常習故，卽遇新境，不以爲意，

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習，自然裝聾作啞，無動爲大。此爲中日兩國對於海通以來，所以應付環境者，一則青年，效法西方，惟恐或後；一則處老衰之境，自大而推人於千里之外矣。

夫文化之盛衰，非老年心理上感受力強弱所能盡也。考之清末文化之各方面，就其外形言之，殆無一事足與西方並駕齊驅。（一）就宗教言之，寺廟之佛經數千部，出自吾國之印僧與高人傳譯，日人取之而去集印，名之曰大正藏經，不聞吾國有人起而議之者。貧寒子弟，託庇廟中，流爲酒肉和尚；富貴人至廟中誦經念佛者，准其玩牌酒食。夫宗教爲出世與神聖之事，何以不自愛惜如此。亦不聞有如西方之所謂政教分離，隨圖保障者。政府於廟於僧，可隨意燒殺，此非吾國歷代以迄今日之宗教現狀乎。（二）就政治言之，自秦併吞六國，天下一統。專制君主，成爲定型，視天下爲一姓之私產，生殺予奪，憑一人之好惡，既無民意以爲監督，復無憲章可資信守。遇創業之賢主，治安一時。否則民不堪命。逐桀紂，迎湯武，爲朝代更迭之常規。其宦官，宮戚，藉帝室之尊，肆行凶殘，士大夫莫如之何。以魏忠

賢之殘惡，人稱之爲九千歲，且議升之與孔子並坐者。政治以民爲本者墜落至於如此，實爲世之所罕見者也。（三）就學術言之，孔門之所謂六藝，與戰國之諸子百家，豈不是與希臘各學派比美。南北朝前後，吾國思想受佛教影響，以迄宋明，乃有新儒家，如李翱之復性論，周濂溪之太極圖，程明道之事必有理，張橫渠之西銘，及之南宋朱熹，起而集其大成。形成新思想之體系。明代王陽明良知之說，成爲理學之登峯造極。其後流爲狂禪，人目之爲空談，於是清代考證名物之學興。此爲學者攷索之功力，與理學家之思想體系迥然各別。清代中葉，宋明以降，心思之鍛鍊，變爲五種遺規之格言，於是道學，乃成爲口頭禪，成爲笑柄矣。此爲吾國學術界之末流，不足以敵西方十九世紀之科學與哲學，抑亦明矣。（四）就經濟言之，農之稻，麥，菜，菓，豬，羊，鷄，鴨；商之懋遷有無，移甲就乙；地工之絲，磁，木，鐵。夫此三者，僅供尋常日用之需，不足以言與人競勝。自明西土東來，鑛鐵，風琴之類，上供帝皇賞玩；紅衣大炮，助人禦敵。嗣後聞有農產由人力改良，肥料以化學製造。西方商業之長駕遠禦，更非吾國逐什一微利者能與角逐。此三者

，吾國昔日視之爲普通小民之事，不涉及學術範圍之內者也。

以上所舉，上自宗教，下迄農商。精神與物質兩方之生活如此，其不足與西方匹敵，自不待言。明之徐光啓，李之傑，清之林則徐，曾國藩，張之洞輩，皆有見於此，而以譯西書，設製造局爲先務。奈一二人之先見，難以移千萬萬人之觀聽。待之一再敗懲，國事危急之日。於是康南海與戊戌諸君子，有遲變不如早變，枝節之變不如全變之說。大異乎鴉片戰後，但知船堅鎗利與公法語言之洋務家矣。

南海與戊戌諸君子之行誼，以變政爲特重，然其心力之所集注，實以文化之改造爲對象，上至士大夫之見解，下至農工之一藝一能，無一不與民族之盛衰，息息相關。就枝節罅隙處爲之，決無改頭換面之可能。其所呼號者，爲文化全部之改造，殆欲合西方馬丁路德之宗教革命，培根之獎勵科學，與洛克，盧騷之革新政治而畢其功於一役者也。

吾國之言革新者，或重民憲政治，或注意科學，或着眼歐洲文藝復興，其以宗教爲重心所在者，南海一人而已。康氏平生注全力於孔教改革，乃讀歐洲歷史，以

中馬丁路德之行事而欲效法之者也，請證之任公所著南海傳中之語，「先生——南海——又宗教家也，吾中國非宗教之國，故數千年來無一宗教家，先生幼受孔學，及屏居西樵，潛心佛藏，大澈大悟，出游後，又讀耶氏之書，故宗教思想特盛。常毅然以紹述諸聖普度衆生爲己任。先生之言宗教也，主信仰自由，不專崇一家，排斥外道，常持三聖一體諸教平等之論。然以爲生於中國，當先救中國，欲救中國，不能不因中國人之歷史習慣而利導之……於是乎以孔教復原爲第一着手，先生者，孔教之馬丁路德也。」

孔子之教，歷二千餘年，其間有今古文之分，有鄭玄王肅之爭，更繼以漢學訓詁，與宋學義理之異。議論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南海於清末今文學派復興之日，著「僞經考」，「孔子改制考」與「大同書」三書，以圖一新國人對於孔子之觀聽。其保國會章程中第五條曰，保聖教之不失。晚年則竭力提倡以孔教規定於憲法之中，其同道之譚復生氏對於宗教嚮往之深，可於梁任公所作之傳記中見之，任公之言曰，「當君與余初相見也，極推耶氏兼愛之教，而不知有佛，不知有孔子，既而聞南



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，窮大同太平之條理，體乾元統天之精意，則大服。又聞華嚴性海之說，而悟世界無量，現身無量，無人無我，無去無住，無垢無淨，舍救人外，更無他事之理。聞相宗識浪之說，而悟衆生根器無量，故說法無量，種種差別，與圓性無疑之理，則益大服。自是豁然貫通，能滙萬法爲一，能衍一法爲萬，無所罣礙。一此爲瀏陽關於宗教之見解，其以身殉革新之業而不悔者，即此之由。

當戊戌政變前後，有人頗非議康氏之保教，然此問題之重要，非一時非笑所可了事者矣。戊戌維新志士，曾受上海製造局所譯科學書之影響。政變記提及，壬辰年傅蘭雅倫譯書事略，言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，在三十餘年間，售去者一萬零三百餘部，慨然於當時士大夫之漫不注意者。乙未春，南海領袖之公車上書，言泰西各國所以富強之故，第一項曰：「一在立科以勵智學也，泰西當宋元之時，大爲教王所愚，屢爲回國所破，貧弱甚矣。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，創爲新義，以爲聰明鑿而愈出，事物踵而增華，主啓新不主仍舊，主宜今不主泥古，請於國家立科鼓勵。其士人著有新書發從古未創之說者，賞以清秩高第；其工人製有新器，發從古未有之

巧者，予以厚幣功牌，皆許其專利，……歌白尼發地之繞日，於是利瑪竇，熊三拔，艾儒畧，南懷仁，湯若望，挾技來遊，其入貢有渾天地球之儀，量天縮地之尺，而改中國曆憲矣。至於近百年來，新法益盛。道光初年，始創輪舟……道光末年，始有電線鐵路，……合十餘國人士所觀摩，君相所激勵，師友所講求，事無大小，皆求新便。近以汽船橫行四海，故以薄技粗器之微，而爲天下政教之大。人皆驚洋人氣象之強，製造之奇，而推所自來，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爲之。」此其所言，與五四以後所呼號之「賽先生」，有何以異？何以戊戌所已言者則棄之，五四以後則寶之以爲奇貨乎？

戊戌諸君子稱道日本維新大業中之製憲法開國會，由於其羨慕西方政治之民憲而來，梁任公上陳寶箴一書之言曰，「西人議事與行政分而爲二：議事之人，有定章之權，而無辦理之權。行事之人，有辦理之權，而無定章之權。將辦一事，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。既可乃議其章程，章程草定，付有司行之，有司不能擅易也。若行之而有窒礙者，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。西人法度，所以無時不改，每改一次，

則其法益密，而其於民益便。蓋以議事者爲民間所舉之人也。」南海公車上書第二項，「一在議院以通下情也，籌餉爲最難之事，民信上則巨款可籌，賦稅無一定之規，費出公則每歲攤派，人皆來自四方，故疾苦無不上聞。政皆出於一堂，故德意無不下達。事皆本於衆議，權奸無所容其私，動皆溢於衆聽，故中飽無所容弊。」此所云云，與五四以來所稱之「德莫克拉西」亦無異也。

以上三者，除宗教爲五四運動所反對者外，其餘二端，與胡適之陳獨秀所言者如出一轍。奈何吾國青年，不察實情，徒惑於朝三暮四之技以爲快意。康梁改革舊弊之言，尤非「五四」領導人物所能夢見。南海保國會演說中，斥責當時腐儒之言曰，「吾中國自古爲大一統國，環列皆小國，若緬甸，朝鮮，安南，琉球，之類，吾皆鞭箠使之，其自大也久矣。故在國初時，視英法各國，皆若南洋小島。雖以紀文達校訂四庫，趙歐北劄記二十二史，阮文達爲文學大宗，皆博極羣書。而紀文達謂艾儒畧職方外紀，南懷仁坤輿圖說，如中土瑤台閩苑，大抵寄託之辭。趙歐北謂俄羅斯北有準噶爾大國，以銅爲城，二百方里。阮文達疇人傳，不信對足抵行。今

人環遊地球，座中諸公有踏遍者。吾粵販商估客，亦視爲尋常。而乾嘉時博學如諸公，尙未知也。」其論八股之害曰，「明初定爲八股體式，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。嚴其格曰清真雅正，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，不得言秦漢以後之事，於是士大夫皆束書不觀，爭事帖括，至有通籍高第，而不知漢祖唐宗爲何人者，更無論地球各國矣。……昔人謂八股之害，甚於焚書坑儒，實非過激之言也。故實知中國實情者，莫不謂八股爲致弱之根源。蓋學問爲立國之基礎，而八股者，乃率天下之人使之不學者也。」此種批評八股與清代攷據家之言，其勇決如何？更如譚瀏陽「仁學」一書中，衝決羅網之言，較之胡適之——打倒孔家店——口號，尤透澈而深刻矣。五四運動中之健者，常舉張之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言，以爲中國人瞭解西方文化者淺嘗至此。試讀戊戌政變記一字一句，當知所謂現代化，科學化，民主運動與民衆運動，無一事非維新運動中之志士仁人所已見，已行，而以身殉之者矣。

憶童時年方十三，入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讀書，校門外懸「緝拿康梁」照片，此爲我知有康梁之始。嗣讀西文報紙，見有「戈跌打」(Goup d'etat)，乃知戊

戊爲一種政變。其後留學日本，識梁任公先生，追隨其後，爲之奔走立憲運動。辛亥革命告成，同志有請任公先返國者，囑我去神戶迎之以歸，是時南海先生亦在神戶，因與相識。我生也晚，不知有今文運動，更未參與維新。我惟傾心於憲政議院與政黨政治，因與任公同行動十餘年。然「政變記」一書，除少時涉獵之外，初未細讀。今流亡海外，李君聖策，因此書爲吾國近代歷史之重要文獻，將付手民重印。以一冊寄來，囑我再加一序。因述我個人讀後所感，且列舉其要點於序言中。所以不避煩冗者，誠以戊戌維新運動影響，不若辛亥革命之限於政體；又不若五四之限於文字與思想。蓋暴露中國文化之積弊，剖析西方文化之真相，以促成吾國之現代化。其心至誠，其見解深刻，豈真愛國者，因政治立場不同，學問方法之歧異，可以抹殺其對於吾國歷史與文化之偉大貢獻者乎？

## 重刊戊戌政變記序

伍憲子

自戊戌維新失敗，梁任公寫戊戌政變記一書，至今已六十年。在此六十年中，種種經過事實，皆足以證明戊戌維新之價值。蓋戊戌維新雖失敗，而散播維新種子，穩健之君憲派，固然是直接陶冶所鑄成，激烈之革命派，亦何嘗不是間接受其影響。論史者謂，假令無戊戌維新，不會有辛亥革命。因為風氣之開，時勢之造成，各省新軍之訓練，皆自戊戌啓之。但可惜戊戌維新之精神能領悟者尙少。當時守舊諸人無論矣，即希望維新諸人亦往往誤會，以爲過於急激。此點不需要我費詞解釋，能讀戊戌政變記者，自能明白，梁任公先生已痛透說明之。吾人今日不必以成敗論人，只當問其事之是非，義所應爲，即毅然爲之，若夫成功，則天也。而況失敗已成事實，不須贅詞爲之辯，然義有當辨者，吾人不能以短視之眼光，斷長遠之歷史。今歷史事實具在，吾人試一回首，即有確據證明。庚子拳匪之亂，戊戌維新之極大反動也，然拳匪禍國，致八國聯軍入京，車駕狩西安，歷史公評已不能恕縱容拳

匪者之罪，亦即不能恕反對維新者之罪。然則戊戌維新，謂之未失敗，可也。辛丑回鑾之後，經過創巨痛深之西后，雖不覺悟，但事實上已等於向戊戌維新投降。只管黨禁不開，仍對康梁壓迫，然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，事實上又已等於向戊戌維新賠罪。更離奇者，五大臣歸國，其報告考察情形與陳請預備立憲之奏摺，乃出於梁啓超之手。然則戊戌維新，謂之未失敗，可也。預備立憲之詔既下，各省開設諮議局，其議長議員，多爲請願立憲者，又與梁啓超主辦之政聞社有關，而武昌首義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與梁啓超尤爲密切，武昌首義後，兩月之間，各省紛紛獨立響應，皆諮議局與新軍之力居多，事實具在，不能抹煞。然則戊戌維新，謂之未失敗，可也。淺識之人，以爲戊戌所主張者君憲，辛亥所演出者民主，認爲戊戌之主張失敗。誠然，戊戌所主張者君憲，然君憲成則國強，君憲不成則國亡，且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，戊戌黨人早諄諄告誡之。戊戌維新不成，就無異毀君憲而召革命，此乃自壞長城，戊戌黨人不任咎也。然則戊戌維新，謂之未失敗，可也。戊戌黨人主張學英日，革命黨人主張學法美，世界上無絕對美善之政制，只問運用之

人如何。辛亥革命，改建共和以來，已歷四十餘年，時間不可謂不久，學美法的成績何在，無論袒護者如何違背良心，亦彈不出贊揚之調。民主政治之能成功，是羣衆責任，我們不能歸咎誰，我們亦當自責。但是四十多年來，能明白民主責任，担負起民主責任者甚少，他們以爲打倒君主，就是民主，於是各爭其打倒君主之功，挾其淺薄之見解，嘲侮及於戊戌維新，謂皇黨不能容於民國。當然，戊戌維新之深遠意義，更非思想淺薄之人所能了解，無怪談了四十多年民主，而日趨下流，弄到今日之殘破局面。今年春月，李君聖策自紐約來書，擬將戊戌政變記重印，此書自出版以來，在清末十餘年間，已經過十二次版，入民國後，似乎不大重視。然正惟不重視戊戌維新之故，愈失去戊戌維新之精神，愈失去戊戌維新之精神，四十多年來之民主局面，遂愈攪而愈壞。今李君欲重刊之，固然是不忍埋沒往哲爲國犧牲之精神，實亦不忍坐視民主政治之精神從此墮落下去，故戊戌精神有重振之必要。所謂重振戊戌精神者，非「復子明辟」之謂也。戊戌之君主時代已過去，但戊戌之民主精神永留存，聰明之大政治家能領悟之，可以開創民主新局。然則戊戌維新雖過去



，苟能提出留存之精神，以餉來者，則謂之未失敗，可也。今試約畧言之。第一、是人性文化精神。大凡改革，不能盡屏棄其舊者，舊者之糟粕，當全部掃除，有時亦宜行之以漸。然舊者必留有生機，此是種子，此是根芽，斷不能毫無愛惜，而憎恨之，斬絕之。尤其是中國數千年之人性文化，經過愚昧之君主，與無知之小人儒，誤解之，以利便私圖之後，由孱弱而衰老，以至於死。然文化不是肉體生命，死後不可復生。文化是精神，一時間之死，不是絕望。而況中國數千年來之人性文化，其潛在力量非常強壯，只要中國一日尚存在，四萬萬之民族尙視息人間，卽隨時有機會可以復興。故戊戌變法，似乎急激劇烈，但不是全盤西化，其重要之語，在「窮經義，酌古今，考世變，通中外。」（見康有爲乙未上書）蓋深知無根芽，發不出枝葉。我們真愛護國家，欲造成其將來富強局面，斷不能憑幻想，望其從天空中丟下一個富強國家來，必須根據已往歷史文化，一步一步進化。共和以後，國人對此義多不明，以爲打倒君主，卽時就可超升進化。而且打倒君主之後，同時兼要打倒孔子，狂妄至此，何有政治之可言。四十多年來，民主政治之所以墮落，原因在

此也。故今後當恢復戊戌尊重人性文化之精神，此其一也。第二、是倫理政治精神。倫理政治者，為大羣謀福利之政治，其對象是大羣，而不是個人。西方言人權，都是從個人權利着想，當然人人有應得之權利，無論何人，不能剝奪之，此是天經地義。但出發點在此，則勢必變成自私。倫理政治則不然，從對方做出發點，不從自身做出發點。試就湖南情形言之，南學會之設，是為湖南籌自治，其目的是展拓民權，然其出發點，是讓出官權。讀者諸君不妨細心一讀政變記之附錄二，湖南情形一段，所載黃遵憲與譚嗣同之言，便可證明戊戌黨人當日之行爲，其以政府為對象，向政府奪官權之意義，固然不輕，其以人民為對象，使政府自願將官權割讓給人民之意義，更為重大。做官者能不自為官權謀，求鞏固其官權，反側重為人民謀，求鞏固其民權，斯真是倫理政治。所謂「仁者人也」，所謂「人者仁也」，就作如是解，所謂「惟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者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衆」，就作如是解。此義戊戌黨人深明之，共和以後，此義反晦。故今後當恢復戊戌實踐倫理政治之精神，此其二也。第三、是羣衆運動精神。近三十年來之講羣衆運動者，不是羣衆

運動，而是運動羣衆。運動羣衆者，擠羣衆於被動之列，一切爲發蹤指示者所利用，如此，則不能蓄養民力，不能整理內政，運動徒虛張聲勢，並無實質。戊戌黨人之行爲則異是，他們不空言爭民權，先注重開民智，爲因民智不開，民權無從運用，而且，容易被野心者竊去利用。他們在民權之中，又特別提出紳權，此即今日之所謂知識分子，亦所謂民主人士，此是民權之核心。但紳權並非別立於民權之外，更非高出於民權之上，而是同納入民權之中，故其着力處，尤在開紳智。換言之，必先有民主人士，而後有民主人民。尤其重要者，先開官智。蓋官智不開，則官必爲人民之敵，官與民爭權，官不智，而自以爲智，人民智，而反以爲愚。如共和以後，國民黨之公然講訓政，與現在共產黨之統制人民思想，洗人民之腦，都是侮辱羣衆，其罪不可赦者。戊戌黨人則無此退化思想，與落伍行爲，其將開官智置在開民智之先，是納官於民之中，將官權變成民權。試讀政變記之附錄二，所載梁啟超上陳寶箴之書，其說運用羣衆之方法，處處爲羣衆自身爭主動。今日對付共產黨攻勢，非用此方法不爲功。否則利用羣衆，擁護自己政權，與羣衆運動相去太遠矣。故今

後當恢復戊戌表現羣衆運動之精神，此其三也。第四、是人格修養精神。政治是人爲，政府是爲人民而存在，尤其是民主政治，必先培養民主人格。所謂人格者，不是離開大衆而孤立存在，如石隱者流，不問治亂，潔身自愛，閉門自修，人格雖高，於世無補。亦不是拚命冒險，只願個人權利，無所不爲。人格必融合在全體人民之中，以全體人民之利害爲利害。遇有可藉手機會，雖犧牲身命，有所不惜，此是偉大人格。必在平時能修養，而後臨事不至張皇。卽如戊戌政變，禍發之日，是八月十三，然禍事之萌，則在四月二十七。是日逐帝師翁同和，命榮祿督直，訓政廢立之局已定，而康有爲尙未召見。二十八日始召見康有爲於頤和園之仁壽殿，奏對歷二小時有餘，此歷來召見臣僚所無。康有爲明知禍患，而爲國家人民計，猶思戰勝后黨，故不避艱險，爲帝盡力，此其人格之修養如何。而淺薄之流，尙以爲圖富貴，急功名，真是昧於史識矣。今日欲求民主政治之有成效，必先求有民主人格修養之人。否則一時勢利之結合，見利則爭趨，見害則紛散，民主政治永不能建立。故今後要恢復戊戌黨人人格修養之精神，此其四也。上述四種精神。一、人性文化精

神，二、倫理政治精神，三、羣衆運動精神，四、人格修養精神，統言之，是戊戌維新精神。在前清末葉，守舊頑固諸人，對此種精神，不能接受。因之學術不能發揚，政治不能改革。戊戌黨人之勢力，經八月十三日之變，遭極大打擊，然而清社終覆，就是失此精神之報。辛亥革命以後，假令能重振此精神，則民主政治在此四十多年中，必逐漸有進步。不只中國煥然改觀，當可以影響到全世界。但可惜民元以後，了解此精神者甚少，袁世凱對戊戌政變之事，良心尤抱歉不安，僅謀洗刷，而不思補過。革命黨人之政治知識淺薄者，則誇排滿而仇維新，更不了解有戊戌精神，所以弄成今日破碎支離之局。今日痛定思痛，有智慧之人，應該回頭猛醒，戊戌精神誠有重新提振之必要。李君聖策重刊戊戌政變記一書，非阿所好也，亦非徒不忍過去之湮沒不彰，而眷戀舊夢也，誠有見乎現在之殘破局面，非重振戊戌精神，不足以開創將來。予深察過去與當前事實，益佩李君之用心，爰爲此序，以說明之，智慧具足之民主之士，斷不河漢吾言。

民國四十六年丁酉春日伍憲子序於九龍

## 序

李聖策

戊戌政變記，乃梁任公所著。該書主要目的，是詳述康梁當時向清廷要求政治改革與政治運動的情形。他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重要文獻之一。在過去五十九年中，不管世局變遷如何，後人的政治意見如何，我們純從歷史立場來說，這十餘萬言的「政變記」，認為有保留的價值與必要。

我們試從半世紀有奇的中國政治歷史變遷的遺痕，我們隨處都可以發見到戊戌政變的影響。他們要求，從變以圖存；並從變中以求新生。這種革命精神，值得我們特別重視的。

到而今，大陸沉淪，中共對於中國優良文化傳統，摧殘不遺餘力。此十餘萬言之「政變記」，或恐隨赤流以同歸於盡，使後之來者，或將無從知此有關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史乘。聖策飽經滄桑，深抱一代文獻湮沒之懊，並景仰往哲為國犧牲的精神。其重印此記之意，其或在斯乎。



康南海先生遺像



梁任公先生遺像





徐君勉先生遺像

# 重刊戊戌政變記目錄

張君勳序

伍憲子序

李聖策序

康南海先生遺像

梁任公先生遺像

徐君勉先生遺像

## 卷一

第一篇 改革實情

第一章 康有爲嚮用始末

目錄

第二章 新政詔書恭跋……………三五

## 卷二

第一篇 廢立始末記……………九七

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……………九七

第二章 光緒二十年以來廢立隱謀……………九九

第三章 戊戌廢立詳記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第四章 論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……………一一四

## 卷三

第二篇 政變前紀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第一章 政變之總原因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
第二章 政變之分原因……………一一九

附記保國會事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第三章 政變原因答客難……………一三八

## 卷 四

第四篇 政變正紀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第一章 推翻新政……………一四七

第二章 逮捕志士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附記康南海出險事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
## 卷 五

第五篇 政變後論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
第一章 論中國之將來……………一七一

第二章 中國與各國之關係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
第三章 英日政策旁觀論……………一七八

## 卷六

第六篇 殉難六烈士傳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康廣仁傳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楊深秀傳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楊銳傳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林旭傳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劉光第傳……………一九九

譚嗣同傳……………二〇一

附烈宦寇連材傳……………二一〇

## 卷七

附錄一 變法起原記……………二一三

卷八

附錄二 湖南廣東情形……………二四七

卷九

附錄三 光緒聖德記……………二七九

# 戊戌政變記卷一

梁啟超

## 第一篇 改革實情

### 第一章 康有爲嚮用始末

孟子曰，「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」信哉，言乎。我中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，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。我皇上赫然發憤，排羣議，冒疑難，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，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。自光緒十四年，康有爲以布衣伏闕上書，極陳外國相逼，中國危險之狀。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，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，謂羣臣積弊，修明內政，取法泰西，實行改革。當時舉京師之人，咸以康爲病狂，大臣阻格，不爲代達。康乃歸廣東，開塾講學，以實學教授弟子。及乙未之役，復至京師，將有所陳。適和議甫就。

，乃上萬言書，力陳變法之不可緩。謂宜乘和議既定，國恥方新之時，下哀痛之詔，作士民之氣，則轉敗爲功，重建國基，亦自易易，書中言改革之條理甚詳。既上，皇上嘉許，命閣臣鈔錄副本三分，以一分呈西后，以一分留乾清宮南窓，以備乙覽，以一分發各省督撫會議，康有爲之初承宸眷，實自此始。時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也。

五月，康有爲復上書言變法之先後次第。蓋前書僅言其條理，未及下手之法也。是時守舊大臣，已有妬嫉康之心，復阻格不爲代奏。于時師傅翁同和，兼直軍機，性行忠純，學問極博，至甲午敗後，知西法不能不用，大搜時務書而考求之，見康之書，大驚服。其書見篇末附錄時翁與康尙未識面。先是康有爲于十四年奏言日人變法

自強，將規朝鮮及遼台，及甲午大駭，翁同和乃悔當時不用康有爲言，而謝之。後乃就見康商權治法，康爲極陳列國並爭，非改革不能立國之理。翁反覆詢詰，乃益豁然，索康所著之書。自是翁議論專主變法，比前若兩人焉。翁爲皇上二十年之師傅，最見信用者也，備以康之言達皇上。又日以萬國之故，西法之良，啓沃皇上。



於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。其年六月，翁與皇上決議擬下詔勅十二道，布維新之令。既而爲西后所覺察，乃將翁毓慶宮行走之職撤去，而皇上信用之文廷式、汪鳴鑾、長麟、等皆褫革，其事詳下編自是變法之議中止。而康亦出都南歸，復游歷講學於江南、上海、廣東、廣西、浙江之間。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德人佔踞膠州之事起，康馳赴北京，上書極陳事變之急，其書曰。

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爲，爲外釁危迫，分割洩至，急宜及時發憤，革舊圖新，以少存國祚，請呈代奏事。竊自馬江敗後，法人據越南，職於此時，隱憂時事，妄有條陳，發俄日之謀，指朝鮮之患，以爲若不及時圖治，數年之後，四鄰交逼，不能立國。已而東師大辱，遂有割台賠款之事。於是外國蔑視，海內離心，職憂憤迫切，謬陳大計，及時變法，圖保疆圉，妄謂及今爲之，猶可補牢，如再徘徊遲疑，苟且度日，因循守舊，坐失事機，則外患內訌，間不容髮，遲之期月，事變之患，且夕可至，後欲悔改，不可收拾，雖有善者，無如之何，危言狂論，冒犯刑誅。荷蒙皇上天地之量，俛採芻蕘，下疆臣施行。以圖